

# HuZhanfen

## 薛扣代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薛扣代是我40年前的同事。那年刚认识他，我就暗暗吃惊，听着谐音不正好是“吸口痰”嘛！

我的个天！竟有如此姓名。我知道自己想法乖张，因此不便声张，每每叫他“薛扣代”时，肚里却是“吸口痰”，而且也暗暗纳闷，为什么别人没有意识到类似的谐音呢？

他的聪明是全厂闻名的，买土特产所有人都买不过他，叩其窍门，其实很简单，他说，农副产品要买好，就要熟悉物性，要研究哎。

比如买冬笋，切忌看到就买，“褐泥厚，红泥薄”，冬笋根上沾的是红泥，那土就是非常贫瘠的山泥，笋子也不会肥，买它干嘛。

再如鸡鸭，最好现场采购，旱鸭子坚决不买，吃不到水里的活食，它怎么会肥？而鸡群，最好附近有谷仓或打谷场，有竹林，它们的肉才嫩肥，不到现场，怎么可能知道呢。

眨眼间多年过去，我有一次在浙江北路散步，猛听一声熟悉的吆喝：爆开西瓜，不甜退钱！

一瞥，这不是薛扣代吗？！上去招呼，他也一愣，称自己已下海，做做小生意。问题是小生意不也要“熟悉物性，要研究”吗？！

听我调侃，他大笑，说，当然要“研究”。比如这西瓜怎么可能“只只甜”呢？神仙也有走眼的。不瞞老兄，就得“打针”，把“甜味素”打进去，绝对“只只甜”了。

他还给我讲卖鸭贩鸭的糗事：贩鸭苦，最苦是路上，我是押车的，头一次坐车后，突然“下雨”了，再一嗅，“雨”怎么介臭！一摸，满手的鸭屎。原来这鸭子有个脾气，和人一样，一紧张就想尿急尿急，超多的鸭子在笼里一颠一颠的，它们从未经历过，所以免不了紧张，免不了拉屎。有了这个教训，以后每次押车，我就戴一顶大草帽。不仅如此，拉了屎，鸭子分量会减轻，所以

我们一卸货就给他们填黄沙，俗话说，胀不死的鸭子饿不死的鸡，窍门是，黄沙里要掺点地沟油，油性的黄沙，鸭子才不会填死啊。

自那次见面后，老同事有了一次空前的大聚会，薛扣代出场却令人大吃一惊，但见浑身珠光宝气，再不是小贩模样了。据说开了一个“学车公司”，教练车拥有50多辆。

他也奇怪，见了我就拖我一边，主动要求讲故事，“知道我怎么暴发的吗？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机会，这是前提，但也得有脑子才行，”他嘚瑟地说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做生意一定要“熟悉物性”。

“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在老挝的南塔省芒新县打工，当地相当贫穷落后，农民的房子破旧不堪，说实话我老家的柴房都比他们强，有一天细细‘研究’，突然发现他们屋子虽烂极，睡觉看得见月亮，但屋架不倒，可见木材非同寻常，趁他们修屋，我悄悄去取了个样，回去一琢磨，居然都是红木！

**问他为啥喜欢“轧闹猛”，他一撇嘴：赎赎罪哦。**

“细细一想，满山遍野的破屋不都是祖先传下来的吗？百年前，当地红木多得像杂木，农民造房子无不就地取材，岁月一久，谁还记得先人用什么料呢？”

薛扣代不动声色，调集资金，运作关系，以“大面积改善村居条件”为由，为大批山民修路架桥，建造了新居，新居高敞漂亮，“以旧换新，各得其所”——家家都有了自来水与化粪池，而大量“朽木”作为建筑垃圾又以极低的价格被薛扣代全部收走。

薛扣代完成了当地政府久久没能完成的愿景，同时又发了一笔大财。如今退了休，又积极参加里弄小区的各项活动，帮困扶贫，是街道里出了名的“志愿者”。

问他为啥喜欢“轧闹猛”，他一撇嘴：赎赎罪哦，早年干了不少糗事，现在扳回来一点。否则真要被人“吐痰”啦。☞